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七

墓誌銘　祭文

隆德令贈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費公墓誌銘

仕宦之獨尊進士也不知始於何年至于國雖亡而進士之權有餘烈其師生同榜世次蔓延遍天下蟠結深固故進之捷退之難其聲譽易起有詿誤亦經營易復雖至失職敗節猶能飾罪爲功顛倒朝廷之刑賞而自舉貢以下則反是雖有高行偉烈曾不敢與爲比例焉故艾千子謂舉人官至府同知便爲入

閣憤進士之黨也而其中則又有門戸之黨雖以進士之尊也亦必繇乎此凡入於黨者亦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詿誤易復雖失職敗節可飾罪爲功而其力幷可顛倒宇宙之是非其不入於黨者則又反是焉乃其不入黨者則又有二黨有陰有陽有正有邪其翻覆傾軋勢必有消有長當消長之交大位者必有危禍於是黠者出焉曰吾于兩者皆不與混混默默善事上官分積寸絫潛致崇階實陰用陰邪之力而又不爲陰邪所累益共術又狡矣進雖不捷退之甚難亦能完聲譽免詿誤飾罪爲功以顛倒是非刑

貴而其爲迂拙自守誠不知有所謂黨者則又反是焉嗚呼仕宦之難至于此士之欲自樹立而出不由進士仕不入門戸以迂拙守官死封疆而無聞焉如隆德令華陽費公者豈不又甚難者與按公名彦方字爾英華陽其號也世居邑之某某里祖某父某公爲仲子未弱冠補邑生萬曆癸卯舉于鄉年且三十矣又七躓公車以母老且病冀及祿養不得已遂謁選歸而丁母憂服闋授江西上高令公自以一楊起家思以治行自奮而不善爲逢迎結納之術居數年無與聲旋以漕事挂議謫江西按察司經歷時公有

門人秉銓政者或勸公通委曲可亟復且得美地公
笑而不應崇禎五年冬乃起補陜西平凉之隆德秦
地自延綏寇亂蹂躪無完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
以賄免守土者率望風解竄營救于樞要天子亦以
武備久弊罪不在小臣也而寬之多得不死於是行
間不戰郡縣不守賊益横行無所阻是年春秦將曹
文詔楊嘉謨等始屢戰而勝有西濠虎兕隴州諸撻
賊黨可天飛獨行狼不沾泥混天猴紅軍友等相繼
擒斬秦中得少休息公至治急招流亡繕城郭勸農
設賑民賴以安然秦寇散在楚蜀者日復充斥乃以

延撫陳奇瑜總督五省檄諸軍追賊賊盡竄入漢與
間方賊之在楚豫也廣衍四潰撲之實難今逼入巉
山窮坂之中自春及夏大雨逾月弓脫馬斃進不得
食退無所奔突環諸省之兵蹴之賊之滅可待也賊
魁李自成困與安之車箱峽峽險不得出行賂乞降
奇瑜狃于楚捷輕賊不足平且冀大功之速成也許
而縱之賊出棧道郎與畧陽羣盜合掠破州縣勢不
可制而秦患復猖矣賊分爲二支一入長平犯涇陽
一趨鄜劉鳌厔衝突飄忽臨鞏平凉在所不支公聞
報急募兵未集而防守把總王珍先遁賊破靜寧州

閏八月二十九日以城無兵衛遂陷賊執公求金掠其署大失望其首號信王者詫曰窮如是其好官邪縛不殺先是公遣僕九書求救于固原道陸夢龍陸報公堅守且日親率兵至劉爲賊所得即分賊騎設覆于六盤山陸至陷伏中軍衝爲二力戰而死身被創矢無完膚陸蓋公同年友也賊返城遂害公公挺立受刃腰領皆穿穴以死固原失事聞天子愍悼命查卹死事者秦撫練國事疏報含糊謂公被傷不知所及再命覆核乃得公死狀聞者憫之卒以中無黨助且王珍懼罪賄中樞求脫反譖公城守謀疎故僅

贈公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而逃將獨得不誅悲夫公於上高善自謀不必降爲賊爲幕而善爲謀也亦不與隆德之難雖及難矣當時有通賊者棄城逃者賄賊以免者其法甚多皆可不必死也而公竟歷坎壈至於此此則所謂公之迂公之拙也然使公成進士爲黨人得此一死以張大之朋黨相引爲重其迂且拙又爭傳爲奇節矣然則公之不幸在不成進士爲黨人耳非迂拙之累公公之累迂拙也公死後十年而京師失守士大夫相率迎拜旋轉取富貴黨論互爲塗飾開門者樞臣也而曰舉義投名受職賊敗

乃死也而曰殉節勸進賊廷歸伏誅也而曰黨誣天下旣亡刑賞固無從問而宇宙之是非亦任其顚倒如是而莫之正以彼覬公公其可以不必死者耳然而公寧以死守其職又不得厚卹朝論泯然淸議亦莫爲辨死後數十年事往世移益少稱述之者棺在草間子孫貧不能塟號于里左至此而後公之迂拙乃著則世以迂拙爲仕宦之戒焉亦其宜也吾友吳孟舉之振閔而悲之曰公故吾舅也公孫婦又吾姊姊發沒吾幼無聞焉其忍終默公而使之湮滅乎乃具甎埴治灰石名坊者襄其子孫後公死四十九年

而得葬于其居之偏而以叙銘屬余公子某婦又余表女兄也義不得以不文辭公配施氏有賢識能相公生幾子某某皆祔葬左右孫某某亦以其生壙次焉銘曰

宜然乎不必然世所謂權不盡然而然吁公之賢死固人之所難豈輕責乎名臣而重與小官久而不剣封兹柳棺

孫子度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戊寅余兄季臣會南浙十餘郡爲澄社雜沓千餘人中重志節能文章好古負奇者僅得數人酈孫君子度其一也越三年子度擇同邑十餘人爲徵書社時余年十三子度見其文輙大驚曰非吾畏友乎社中曰稚子耳子度曰此豈以年論耶竟拉與同席時璫亂既夷正類旋振而外■內訌國勢頹壞門戶之鬭復興靡然敝天下之精神於聲氣而世益無人余從子宣忠從子度游館荒園水閣余時往就之論列古今及當世擘畫慷慨明了皆可旦夕施

行者篆畜日本佩刀長二尺自爲銘曰吾與汝俱廢
置而不試天下洶洶太平其可致乎又與從子作金
人承露盤倡和詠後漢君臣七人詞旨悲激聞者壯
之而不能測其謂又數年國破丁亥從子殉難虎林
圖至性素然然師友之感爾多也當從子被收適在
君墨兵齋中獰卒拜縛去錮吳山閣月及訊從子謾
罵君力爲之爭其善致受杖然亦以此直之放歸纓
絕醯甕琴碎海枯自是埽迹城市往來苕霅間成慺
孤幽渺之致視昔之豪壯一變如是者六年竟以鬱
瘵死嗚呼其不可及也予度長身玉立廣額脩髯兩

巔插起如華嶽劍脊濃矗紫髯熣然望者以爲神仙
平居塞默似不長於言者及議大事對鉅公析疑送
難衆噤不敢發則侃侃瀾涌洞中樞要吐音淸逈若
鸑鷟之伏百鳥也交遊奇爽磊落者十餘年奉藥必親
如一日遇亂欲有爲而終不以身許人者以交故也
撫誨諸弟皆有成業與物坦然無迕而崖岸嶄嶄不
可犯以私家無完壁老稺恒飢淡然相守知交濟之
亦受然未嘗有望援乞潤之意故貴厚者不得而近
亦無可以驕之年二十三以高等補杭郡廩生名噪
遠近與四明萬泰陸符錢塘卓回沈佐餘姚黃宗羲

宗炎嘉善魏學濂互相期負而遠權國變即奮然厲冰雪之守有勸之出者怒不答作貞女傳以自託焉爲文清挺峴峠不傍籬樊虞山錢牧齋稱有老泉父子與近世歸大僕風而其奈何不能自已者一寄之於詩爲風酸雨駭山哀海恩荒怪回惑變亂不可揣測之音然皆怗然蟠結于醞藉跌宕之中故讀者但覺其高秀閒遠嘗云詩窮乃工今日之窮又不然義皇以來僅再見耳當唐宋人未有之窮必有唐宋人未有之詩其意甚長而所見卓遠不爲唐宋詩人所縛如此自欲老其年以盡發之不計其止于此也嘗

作字能合魯公率更海岳爲一家問破墨作圖畫老工歎爲不能及憶余初得交子度竊意東南如許所見不數人必吾足目不廣及變亂即所謂數人者或碌碌死或改節死或老而衰求如子度之皭然又不易得也然自子度死二十三年余足目亦數更矣并所謂數人者未之多覯焉更可怪也昔與子度游者皆重自標置有老友干斷子度庭訶之即改轍又有邑吏某賣藥某慕其風皆好賢樂施以自親自子度死習俗益汚下向之同社面目變換至不可識驕者以奴隷辱故人諂者多潦倒自貶白頭拜門走于時

貴後起恣慝聲利不復知名義爲何物狂敗無恥恬不相詫使子度及見之其憤疾當復何如固不如不見之爲愈耶然子度而在意其人有所畏都不至此亦未可知也以是歎賢者之存亡其繫人士風俗之重也如此若子度者烏可復得哉夫子度一人耳其名位甚不足動人然則士誠賢正不在多也而余之媮惰無狀其生也不足爲重輕以負吾死友之知抑又可哀已矣子度名奭別號容菴先爲浙東人八世祖遷居語兒之檀樹村今家焉曾祖仁壽以貲雄祖艮佐號景亭勇略異人與遼將劉大刀綎爲俠友而

讀書有奇識務隱不出考有慶習儒行曾祖妣蔡祖妣郭妣徐配張氏子二長愼娶執友徐廷獻女次懐娶費氏女二長適呂尚忠次適胡洪叙孫一元履孫女三俱愼出生萬曆甲寅四月十五日得年三十有九之五月二十有八日卒又二十三年十二月庚申其孤愼卜葬於其祖墓之左而問銘於余余不得而辭者以子庚之知也銘曰

此窪然凶然何足以藏君惟生同乎氷沙窮海之槩羣死何所不可爲君墳黄泉律回絪復緼後有胄者行所云

從子進忠墓誌銘

君名進忠字集思行二邑宣化里人曾祖熯淮國儀賓尚南城郡主祖元學緐昌令祖妣孺人郭氏父茂艮夏官郎妣宜人包氏生母蔣氏君生崇禎甲戌二月十日爲人沈毅篤摯善飲喜讀書每以一尊一卷默坐竟夜忘寐居家循禮法不爲外習所移而志與境左坎壈鬱幽丁酉十月十九日嘔血以卒僅年二十有四配王氏生子二長懿行娶梁氏次懿謀娶許氏女一名文未字孫女一尚幼乙卯正月庚申祔塟父兆之右銘曰

而貌之憂然而氣之赫然而情誼之蔚然而胡年壽之歘然是殆不知其然而不得不然其長發乎茲丘之鬱然

從子履忠壙誌

余仲音兄之第三子名履忠字坦人崇禎己卯某月某日生余伯兄伯魯名大艮娶檇李朱氏爲太僕大敬公女淑麗多才而有盛德伯兄不慧斷人道終身不令人知卒無子仲兄因以履忠後之娶同邑石墩楊氏年二十爲邑庠生敏于記誦而短于搆攄性嗜豪飲雖盎無儲粟必典衣攜壺相對終日以爲歡仲兄時當變亂後析産既薄而履忠夫婦復不善治生家漸落仲兄惜其縱情不甚顧惜且聞其妻黨有觖望誶語愈益惡之貧日甚至寒無絮襦某年某月某

日楊氏先病死履忠鬱鬱越某月某日嘔血亦卒年僅二十有七傷哉大凡處姻戚骨肉間雖甚愛情激猶宜顧大義善爲說夫使人失父子歡至婁死不得意是欲厚所私而適戕之也可不慎歟生二子長鰲典娶孫氏次鰲範聘徐氏二子以辛酉季冬壬寅卜葬祖墓之東所因爲記其略父名茂良爲郡郎祖諱某繁昌令余本生父也曾祖諱某尚南城郡主爲淮府儀賓叔某書

從子愚忠壙誌

愚忠字及武仲兄第四子也曾祖諱某淮府儀賓尚南城郡主祖諱某繁昌令父茂良樞部郎即余仲兄兄於國難後又遭尾大之變令愚忠同其兄履忠從余學爲文頗善領會第性多雜慧而不勤正業又喜訣巳余稍抑之輙厭去旋爲邑庠武生遂疎遠文字然於算數音韵六書之術嗜之不衰時有所撰解多出人意余欲終引之學翼幡然有所成而屢爲燕僻所沮曰安用是卑卑者亡何患血疾卒悲夫距生崇禎癸未某月某日得年二十有六娶湖州潘宗玉國

瓆女中丞璐度某之孫也生二子長懿秉娶俞氏次
懿臻以辛酉十二月壬寅同履忠塟于父墓之浜東
越東百步許則繁昌祖墓在焉叔某書

從子婦孫氏墓誌銘

余仲兄性豪宕於儒釋不甚辨卒之日忽以文字一幅授余令勿作佛事余受命終喪未嘗用浮屠法凡俗禮之出于彼說者悉罷之家人以遺命故不敢有他然意未協也兄之第五子名奇忠頗能文矣而病癇妻孫氏余友子度爽之姪子雒誦之女也工容皆殊衆年十幾歸奇忠奇忠病漸狂不可堪婦視之惟謹遂勞鬱成瘵某年某月某日先奇忠卒卒前旬日與其父訣父痛之謂女少夭夫子既病廢女又無所生室中物固路遺耳盍多作佛事以資他生福婦頷

之家人皆以為宜次日强枚起坐請余往訣曰婦且死吾父憐之甚令作佛事此不可也大人昔有成命尚未信于後人豈得以婦故亂家法使大人之命孫婦廢乎昨不欲拂父意耳恐婦死家人且以為詞敬請翁主其事証婦言以謝婦父余歎曰爾賢如是然得無疑怨乎曰婦於此不疑也又何怨所怨者命不永負諸大人耳余不覺泫然為起曰爾誠賢誠苦命不永雖然爾勿怨也人生修短榮悴以古今視之直瞤睫間耳雖修且榮竟同盡何足慕者今爾明于理合于道義能成余兒志使後世子子孫孫援孫氏母

訓爲法即此數言旣永不死矣且爾不覿諸肅下婦人乎第知自私利惑溺邪說悖舅姑之教輕棄夫子嘗共生時人理滅久矣雖倖長年享豐盛卒爲宗黨唾笑鄉隣不知愛歎以今思之此與犬豕何異哉然則爾固未嘗短且悴而彼亦未嘗修未嘗榮也又何怨之有余且誌爾墓記斯語以不忘婦爽然起謝越數日乃卒又幾辛酉季冬某日祔葬于先兄之墓左

嗚呼惜哉義當與銘銘曰

紛彼男子難與論嗟爾匹婦何所聞善成正訓貽子孫命不可續賢永存覗我此碣信不湮

從孫琦墓誌銘

君名琦字荆山原名懿脩以應試更今名初讀書塾師卑鄙不契舉子業因學將畧鈐策則嗜不倦年十五卬善騎射雖關外健兒歎爲不多也爲人細小精果結束支架無不驍駿年十七補邑庠武生丙午秋馳較萬人圍場采呼如雷知與不知爭識之榜發爲有力效去省下爲之騰憤至巳酉乃舉于鄉尤善控悍馬嘗騎入市忽奔逸人仆君攬韁逸過力稍猛顛旋從尻尾躍而登時馬騁飈迅見者以爲神然自是傷其膂俞不覺而患成矣明年乃病瘍醫又决其要

劇日竟不合逾三載以卒益甲寅正月六日也距生
庚寅年十二月七日得年二十有五其仁孝性成即
抱痾累歲執人子禮益謹父偶值微疾必强起侍奉
父諭曰汝憊甚勿爾也君不爲勞倦及病革怨命製
寬博儒服服之問家人曰何如曰甚都顧其婦曰歎
我如是矣乃知囊所處殆非其好也蚤從力學明大
義其爲詎止此且死之怨也惜哉娶陸氏曾祖元肇
太學生祖調艮父岳洛俱邑諸生母陸氏以甲寅十
月丙辰祔葬官村祖墓之側銘曰
才耶命耶教耶性耶奮發者其志而杌者其病耶夫

焉知全歸于是者非幸耶

哭吳自牧契兄親家文

茫茫九區我知者誰曰君一人而又如斯與君相知壬辰之歲笑視莫逆不解所謂自此迄今二十六年其交益新若未覯然始而藝術繼而文章久之攜手雜闥之堂我行不掩君不我非言之不擇亦不我疑所以然者非繇私好信其平生必更有道云每見過無論請益游戲笑言亦必有得嗚呼至此豈誠然乎君之好善舉世所無波及我者皆君之有取之不足反忘我醜憶辛亥秋大麻舟中米鹽絮語驟驚不同問胡從得勿恡我告君曰無他即予之教十五年前

受近思錄如嚙木札心口不屬比來讀之分外有味
時翫一條不能舍棄歎君篤學益畏益親七年之間
富有日新嗟彼義襲徒事表襮眞醇內積肅雝敦睦
流俗視君猶夫人耳察及幾微昔賢有幾器重道遠
方期共肩何圖中路履隻輪單斯文將喪逆天者亡
何有於君而得久長顧我逆天死反得後知我不材
君賢加又嗚呼已矣吾厭吾生廣廣橫術凉凉獨行
有疑焉析有知焉質舉頭觸棖口張掛壁知交戀我
大槩因醫救君不能學醫奚爲哀哉自牧賢門之表
豈惟賢門東南絕少我子君女失賴如何此猶私痛

悼道竟多州竭復流哲萎難再我悲孰知英靈長在

祭錢子輿文

自黨禍之爲烈于天下也固知其中之無人惟闖棺而議定孰有如君之超然自拔于緇鄰吾邑聲氣之盛實開于崇禎之丑寅與江上之應婁東之復雲間之幾社駸接武爲東林之後塵皆君與二三老友馳羅鈞結千里荷擔而脫巾渡錢塘探禹穴自江以東無不從君而得與於盤敦豈草野以虛聲相標榜而中朝河北遂挾神州以胥淪嗟風流消散泣藏璽與隱鱗然君與門戶相終始而不爲其所堙涊方其盛也不得一第置身于青雲與之樹私値援飽氣燄之

炙熏及其衰落又不能借夙昔名字之知如今日之
遺民為要路謁客以呈身或挺刀懷槧為幕府之師
賓最下則含乳乎南宗開堂賣拂此其家亦可以不
貧奈何三尺之籬數十年之竹蔽影于九曲之村於
是知君之志趣益逈絕于儕倫頹憶疇昔之周旋其
與為性命者左拍夫振公子謂而右抱子度季臣既
數子之云亡蘭摧蕙歎固一落而不能自振雖恢諧
嬉戲詭時玩世人皆以為老狂而不知淚假笑揮而
血從醉吞也形不悴而神傷又何能久於人世之紛
綸嗚呼哀哉過君小齋榻舊書存諸君令子孝友博

闠冀班荆以累世㢅幾魯國之輿長文君亦復何悲乎其憑几而歆此一樽

祭董雨舟文

百年幾半舊友無幾老健如公奈何遽爾去冬語余溺血如縷雖無所苦中褱瑀滓余聞䁯驚知非佳事然與公談燮鑠可喜謂當偶然不無推擬豈期公命竟殞于此憶年十七追逐亂始余毀厥家公妙頰齒經營岩澤連絡首尾麾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凍龍沉蛇返鄉里風波肆盪扞蔽縫彌閔余多難門戶傾圮於骨肉間委曲善處艇子一葉前山渫裏狂濤屋高舟獻其底公自持桡力盡得機余坐浸中度曲不已公恚問余此豈歌所余遽應公不歌亦死相與大笑

濕衣就邸公告暫還某日復詣是時對簿及期廹族衆譁必爽雜進讒詆余兄疑沮遑遽無主余決無他請立表暑正爭訟閒兩舟至矣二人同心大約如是公每舉之以戒諸子諸子從游名業日起公愛埭溪園瓢陽塢余買妙山亦築風雨二老風流短衣芒履兩家子弟教之一體提攜壺榼咏詩習禮可樵可農不失初旨此有何奇而天不許哀哉兩舟世豈復有言無不合事無不理雄才明略吾今誰語憑筵一哭心傷無緒嗚呼尚饗

哭阿彗文

痛哉阿彗今日汝死三朝矣阿爺阿娘哥哥皆痛汝不忍舍二伯伯四伯母賜楮幣哀汝父執吳五叔叔嬸嬸亦遣人弔汝今吾令汝乳姆擕菓餌蔬飯祭汝汝不能飲令其握出乳汁以飲汝痛哉阿彗汝生面方廣額豐下耳長垂珠隆準脩眉髮頂黛綠膚如凍肪瞳如髹漆母抱汝前十步之外目光及我啼聲震隣頂頸肩背屹如山立兩手常對握端拱不自掉弄其骨度莊凝如此無一死法生未十日卽能笑數月以來洞解人意呼之相親卽捧面哺口吾有不釋母

令爲花鼻卽能蹙山根作皺紋口輔出纈以悅我其聰明而孝如此亦無死法也阿彗阿彗汝何以死汝初病痘不八日而靨不十日而痂落梅片疤白無苔痕吾卽驚憂謂必有變已而餘氣怒生孝部位不犯要害進參芪托裏之藥瘍雖未愈而肌肉神氣未嘗減損謂可不至死也汝苦藥每服必强灌見持茶盞至卽戟手搖頭牙噤喉拒捏閉汝鼻纔進少許宛轉呼號其難如此以故汝母乳姆姑息煦嫗見汝少安便勸輟藥後之間斷致危遲遲報信皆坐此也六月十八日吾以事須往杭州念汝病不可離時高旦中

在海昌遣人來迎黃晦木將同往蘇州吾因致書曰彗兒病且危翁欲暫入省篤從此至吳便道也不靳一跋涉活此細命晦木亦待于此矣吾謂必足以致吾友遂放心至杭否則吾雖忍甚豈能捨汝而去乎杭州數日不見家報計已調理平復矣因更淹數日寫目市貨有戲具字館人笑問吾答以五兒病新愈買以娛之也孰意廿七之酉而有阿堺之信乎吾問阿堺然後知次日海昌竟不至但遣童迎晦木耳童謏云廿三日且至遲則廿六也不謂汝病劇于廿三日身熱洞寫家人妄冀吳門之約又望吾之歸因循

五晝夜變症遂起始遣塀報吾冒暑奔歸已無及矣此是吾方術之疎而期人之過急外務而不飭家人以速閩使汝失治以死也吾殺汝又將誰尤汝生于乙巳九月至今纔十月耳吾名汝爲彗汝母曰何用此不祥者吾曰乃其所以爲祥也今其果不祥耶汝瞳子能自會于兩眥吾又戲名曰烏鬬此二小名吾每呼汝汝目諾而口應者將於晬日命汝正名曰定忠此此汝所未知也今以語汝汝其能應否耶痛哉阿彗遺衣委床啼音在耳汝母乳姆哭聲一發封心鉥骨吾又何堪行且權厝汝于識村囑汝兄輩異日吾

沒從舉汝祔于吾冢之側與汝相依以誌吾痛也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七終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八

雜著

賑饑十二善

賑饑之法莫善于散米而莫不善于施粥莫善于各里散米而莫不善於城市儱統散米各里散米之善何如施粥止可及近里之人十里以外多不能及即數里以內人其臟府筋骨已爲饑餓所敗欲其晨赴夕歸力既不堪況竟日止此一粥而奔馳往返數日之內即使不踣施粥亦必轉塡溝壑至于罷癃老稚之所不能出而餐粥者又不必言矣散米則皆安居

而受賑其善一煑粥必多人料理徒飽此曹私其情
親養其傭僕有破冒之弊有偷竊之弊有添水之弊
有宿餿之弊又薪米器具之費有此二項計米一石
饑民所食不過二三斗耳若省此賑米足供三倍其
善二城市遊閒無賴皆得積飽鄉愚瀕死之民安能
與爭强者或數處重餐弱者或後時空返不公不均
無從核理散米則案籍分給卽無重餐亦無空返其
善三一家有幾口吃粥必須齊出此只消單幼一名
持票赴領全家皆得安業且近見喫粥婦女出頭露
面有志者羞泣可憐愚稚者習成無恥甚至執役之

喪心絕趣亡命之謂笑擠挨言之足令髮豎散米則皆得全其禮節又可不廢女紅共善四然此猶小者也救目前之性命當救將來之性命救將來貧民之性命卽救將來凡民之性命葢目前之性命在口食而將來之性命在農桑若施粥之法無論如從前諸弊民不沾恩卽使奉行盡善飢民人人受惠日日飽餐于城市之中朝出暮還如此不消一月田地誰爲耕鋤禾苗誰爲種穫目前飢民終作餓殍卽目前不飢之民亦同歸于盡矣惟各里散米則僅費須剋之支領仍不曠逐日之工程農安于畎畝婦安于機紝

無曠土無流民有無相濟則情厚死徙不出則俗淳其善五況飢民宜散而不宜聚宜靜而不宜動日喧閧于闤闠更有隱憂何如帖然于村落閒乎其善六城市散米似乎米多倍濟然鄉民走領數合之米往還過午飢腸難支必不能持歸炊煮不過于城市即換餅餌或買飯肆些須之米所買幾何不足一飽則反不如施粥矣各里散給則無是患其善七籠統賑施人戶難稽應領而不得領不應領而多領弊端蘖生惟各里造册自賑則鄰里熟悉眞僞難欺必無不均不公之病其善八城市賑施必每日領給此則或

五日一給十日一給半月一給廿日一給一月一給俱可遲速之期視米之多寡難易爲準但以五日十日爲佳蓋五日以下則太頻而勞十日以外則總給米多饑民恐有不知撙節者前去後空反致飢餓不可不爲之節制也其善九所賑之米雖止數合然十日五日總給不奪其工其人仍可做生活以佐益之則全家鼓腹矣其善十或疑此但救土著而不救流亡不知流亡之在地方深足爲害其中狡黠頗或煽爲不良久成癰痏往往坐此況被災之處財力艱難飽一流亡必餒一土著夫此之流亡卽彼之土著也

但使各州縣各鄉舉行此法各賑其土著安得復有流亡即有流亡問故鄉有米可賑誰樂爲流離異域之人乎其必歸而就賑矣是不救流亡正所以救流亡也近見東三縣不被災之處流民羣聚當事紳士捐米賑濟自是仁人用心然飢民傳聞皆相率奔赴流亡益多初意賑之遣還其如所賑有限既不足爲路糧而後至者衆則又轉生覬望不思歸亦不能歸究竟不保其生轉死他鄉者多矣不災之處徒費財粟無益于流民被災之處土田益荒將來之憂更大是流亡之因救而愈甚不可以不察也不若此法

通行直救流亡之根源如隣封豐熟仁人君子肯博其施則竟蒙集錢穀持赴被災之地分助其地之不能賑者此尤活人之實德也其善十一此法既行人不出鄉又可佐以興作之事各里之中巨室長者或疏鑿或粢造皆可以活人其里中公役則高鄉宜濬河浜低鄉宜築圩岸有產之家計畝稍出升合既以活人又可為己業無窮之利若當事推擴此義為力尤大即如吾邑官塘大河自松老橋至石門高橋四十里間河道淤淺故潦則易盈旱則易涸若乘荒時挑深真可為語溪萬世之澤也其法每工食米一升

更給一升為工値使足以養其全家則存活者衆矣

其善十二

棣華閣齋規

程子曰灑埽應對進退造之便至聖人今日爲學正當以此爲第一事能文其次也其共共勉之

晨起必盥面水未至先入位習業盥櫛衣冠畢進揖同學相揖即就位從容莊肅展書開讀聲必明朗毋含糊低懈記遍數不許偷少背書不許差譌字句重覆上句凡一課初完稍覺昏[illegible]靜坐一息或命散立一息但不得借爲游戲地[illegible]飯講書必衣冠講時靜聽黙思有疑義則從容起問若問及必莊對毋口中噷嚅欲吐不吐亦不得率爾致語全不思索

至有懵然不覺心馳于外昏氣倦容呵欠瞌睡此下愚質也當予杖以醒之講畢揖退就位再看書靜思一息乃執他業傍暮課畢庭下散步言必循理思而後發不許戲謔或以尖酸隱語或以筆墨譏笑此最是下流輕薄兒所爲勿學也夜飲羣聚必和必敬飲食必自顧容儀燈下習業即先完者亦且靜坐沉思反覆翫味最有益余未寢毋先臥也除讀書飲饌及午餚後小憩夜飲前後散步款語餘時不許私相往來聚談嬉戲凡言語應對必響亮決絕然又不可突而麤厲拜揖須深肖不可仰正立圓拱疾徐中度揖

須端立緩退毋輕[illegible]趨走莊重毋跳躍頻蹲坐必正直毋跛倚有客至在堂者起揖在房者非呼不許出揖揖畢即入位課業非命坐不得與坐非命擬誦不得擬誦非問及不得參語書本須愛護不使汚損及摺角凡學者最忌好高躐等如不命作文而私自拈題或至妄作詩古文詞釘本塗寫私看閒書私學宅藝極爲學累終難長進必痛責而[illegible]之有事須出則詳告以故如期而歸倘所出非[illegible]必究其極而大懲焉凡午前課闕不許與午飯[illegible]課闕不許夜飲燈下課闕不許就寢

辛丑歲先君子始謝言社集及選李杜子美門人讀書城西家園之桂華閣中時其歸槐

也紅詩久欲有聞子以未記

力行堂文約

昔之子弟患其馳騖爲聲氣之習所壞今之子弟孤陋寡聞夜郎自大日趨于惡劣汙下而不自知其失均也今爲此約但會文字不會酒食一以戒徵逐二以節浮費三以遠社席之風有觀摩之益無囂競浮動之虞亦興起大雅之一助乎

日期三八文限二作從俗從同也題必畫一乃有相觀之善每期大小題各二以分長幼近者凌晨傳發遠者先日封寄可也

師長無權則心志不精專長務外之弊故批點之任

各歸其師不可侵越無師者歸其家長或其同學之友師長以爲佳廼得見付入集如不甚足觀無妨置藏不出以待次期之長進愼勿欲速好名捉刀作僞以誤子弟也

文須當日搆寫批看次日午前彙付若過四九兩日雖有佳文不復入集以策驕惰

文既集總釘傳閱以前後次序爲甲乙間着評語如有絕頂佳文仿月泉例贈以筆墨小物其三次無文入集者亦薄罰焉

每齋傳閱不得過三日以次傳遍歸還蒼堂遺失闕

損者罰之

文必用格紙謄清其字句之疵師長即爲抹改亦不必别錄以考其眞毎朔日分一月格紙願則來取不敢拒亦不敢强也

不遵信朱子者勿與

對題抄套文字最爲無恥較出必罰

寫別字有罰

賣藝文

東莊有貧友四爲四明鷓鴣黄二晦樵李而山農黄復仲桐鄉殳山朱聲始明州鼓峰高旦中四友遠不相識而東莊皆識之東莊貧或不舉晨爨四友又貧過東莊獨鼓峰差與埒而有一母四兄弟一友六子一妾乃以生產枝梧其家而以醫食其一友友爲鷓鴣也鷓鴣貧十倍東莊而又有一母五子二新婦一妾居剡中化安山有屋三間深一丈濶纔二十許步床竈書籍家人屯伏其中烈日霜雪風雨流水遠攻其外絶火動及旬日室中至不能啼號鼓峰雖以醫

佐之不給也而又有金石玩好之性喜鑿印章結構撫摹秦漢間作南唐圖書記或摹松雪朱文筆法高雅可愛至其精論六書則斯邈俗吏茫昧古法殆不可與語東莊謂賞此頗可得飽腹謀之鼓峰云鵝鴣技不止此若其可以玩世者則又善畫畫李思訓趙伯駒二家法精致微妙出是亦可得錢因憶吾黃麗農書亦兼南北宗尤妙董巨神理下筆秀潤生動直坐元四家于廡下麗農困自秘郡人亦無識者年來困益甚于女十數人有子之妾四麗農少壯故豪奢日久遂至不堪責逋者環坐戶外悵惘哭欲自引絕

責逋者多驚散去然稍閒又欣然弄筆都不復憶也吾友賣書此當與結伴而鷓鴣意又欲賣文與詩謂此事可吾輩共計耳然吾姊丈聲始淵源程朱所作文不減歐九爲雜著小品奇詭要裊渟蓄出入蒙莊史遷昌黎閒而獨不喜作詩是亦有不能共計者顧其人別無藝能于經紀爲尤拙隨意至友人處坐講今古竟日不倦其家具食食之否亦論難泉涌了不知餓便至昏黑家有二幼子一弱女早喪母惟一房老與俱則腸鳴如雷矣桐鄉人皆以爲癡行且飢欲死出其長但文耳而其文又可傳而不可賣鷓鴣曰

姊試之客必其無一遇也因約聲始竟賣文餘友共賣文與詩麗農鷓鴣共賣畫鷓鴣東莊共賣篆刻東莊獨賣字鼓峰掀髯曰終不令子单行鼓峰小楷類樂毅論及東方朔像贊行書逼米海岳間追顏尚書于是鼓峰東莊共賣字旣以自食且以食友約成草于吳孟舉之尋暢樓孟舉書譜故奇艶涉筆成趣得天然第一謂吾手獨不堪賣耶然如子家不貧何曰請以字佐鼓峰東莊以畫佐鷓鴣麗農吾出藝而諸君共收其直可乎衆曰幸甚東莊乃脫藁而屬孟舉書

反賣藝文

庚子作賣藝文錢牧齋見而歎曰昔之西園書記也今爲汝社許劒録玉山草堂雅集矣刻中黎洲先生德氷擘拳獨立排拓二百年之詩文於九流百家之術無不貫穿予欲廣賣藝文以位先生而以吳自牧之詩畫算數聲音之技附之鍾山民部黄半非射山陸辛齋聞之喜而見過黄民部者亦賣文字自作駢語小引久不見售辛齋則思賣而無伴於是皆欲寄賣于吾文更有一二循例請附者則不之許也有傳黎洲爲人作賣藝文引用爲例曰子法甚隘而黎洲

道廣卯予曰不然必有為言之也未幾黎洲寄示此文果以徇故人之子請者又一例也或又曰子之徒益夥矣某郡若某某某鄉若某某皆援例賣藝方以予為貨殖之祖可無虞其孤另而難行也已有工挾薦牘請見曰某某致語東莊工甚精幸厚遇之庶幾賣藝初意予始怪且笑已復自痛其立說不善害一至于斯也季布髡鉗子胥鼓簫相如滌器豫州種菜結髦柴桑乞食中散力鍛步兵哭喪織簾鬻屨負薪補鍋之徒趣有所託而志有所逃不極其辱身賤行不止也然未聞人奴市乞擔糞踏歌操作之賤工有

竊儗于諸子者且吾經年不見一買主而賣之如故此豈較良楛短長趨時變爭長落者哉富家熟客持金錢按吾文價價請此不直吾友一笑也何則藝固不可賣可賣者非藝東莊諸人以不賣爲賣者也且吾寧與人奴市乞擔糞踏歌操作之賤工伍耳人出丐販之下而欲假簊于豪賢此人奴市乞輩之所不爲者今有人墮落坎壈灰頭炭嗌沿門號索其唾罵不顧者常也雖不能飯而嘆憫焉長者也從而摹倣其形狀以爲嬉戲者此輕薄兒無人心者耳夫至沿門號索而猶不免于輕薄者之嬉戲予之所以滋悔

也因以黎洲鷓鴣鼓峰孟舉自牧約不復賣藝爲一例聲始已得食所賣不賣俱無與爲一例麗農半非辛齋浮沉客路勢不能自止竊傚嬉戲亦不暇計也聽其自賣爲一例嗚呼知予之賣藝也非衒奇則其不賣也亦非高價以絕物吾知後之哀其賣者又不如哀其不賣者之痛深也

丘震生筆說

山谷老人曰良工爲筆其擇毫也猶郭泰論士然毫爲兎次羊次狸又次輔之以鷄兎最貴必雜以羊狸輔之以鷄故中材也然是物也終日握而不敗卒無損乎擇毫之道則最貴多與有工焉聚鷄而束縛之參以羊狸渲毶爲衣固儼然毫也于是乎蛣蜣蒸獺猩毛鼠鬚雞翮之族則皆得起而𠯈毫毫又無如何也然而其工則賤矣若上丘震生𢁉精于擇毫者於南陽知書善屬文之士無不歷歷能指其名庚子季夏過予袖尺幅云欲通於其所能指名者余謂此曹

方爲世所嚇恐未能厚子且勿去然丘子旣精擇毫
又能慕知書善屬文者眞無娓爲工之有道矣知天
下之不爲簶與羊狸者於丘子又有神合也書以果
其行且一一致語

繞指柔　妙手殷尤無形有劍殺人如麻何須百煉

游戲自在　長年蕩藥孳丁掇棹有何老子大悟于
　樊道

欸乃　膃膃脝脝藜藿腸磊磊落落生夜光曾不若
　一囊坐北堂

姥胎髮　西抹東塗奈何爲𦫿獨不見黃口小兒鼓
　籠胡

金僕姑　翻身向天仰射雲雲中委羽何紛紛

無心散卓　不立文字指揮如意天花墮地

鶻落秋風震鄗莁枯眼疾爲君前驅百不失一

小榜󠄀𮁵下爲神智騽何如望火馬不見黑頭公滿天

橫行起赤城疏丹精破宛陵

醉鶴飛飛摩蒼天實不持一錢

客坐私告

某所最畏者有三一曰貴人夙遭多難震官府之威今夢見猶悸故雖平生交契一登仕途即不敢復近非過爲揀擇也心有恐懼習久成性耳對官僕如伍伯也捧大字書帖即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禍堂也二曰名士向若社門之水火今喜此風衰息矣而變相傷出尤不可方物如選家論時藝幕賓談經濟尊宿說詩古文講師爭理學游客叙聲氣方技托知鑒介紹彼皆有所求耳接與不接總獲詈尤每晨起默禱但願此數公無一見及即終日大幸也三

曰僧生平畏僧甚于狠獗尤畏宗門之僧惟苦節支人托跡此中者則心甚愛之然邇年以來頗見托迹者開堂說法辦事大官即就此中求富貴利達方悟其托迹時原不爲此則可畏更過于僧矣又有九不能一曰寫字本不善書比苦痔瘍去血久筋脈顫振并失其故矣二曰行醫靈蘭之書向未之讀也因家人病久醫友盤桓粗識數方聞與親契論列遂爲謬許傳說遠邇今三年之中兒喪女夭冢婦暴亡身患藏毒淋漓支綴其能事可覩矣且年未五十須白齒墮瘻疾一發臥起洗滌非人不便頹然一廢物豈能

提囊行市耶三曰酬應詩文少孤失業又無師授不知行文之法每苦有倩不能自達况應酬無情之言乎四曰批評朋友著作𨿽不善諛而時尚所宗未展卷帙先須料簡諛詞又須揣合其意如曰惟公不好諛者乃使其苦甚於戛哇五曰借書所寶惜者惟此而友人借去輙不肯見還所謂借者一癡還者一癡也當汞以爲鑒但欲依抄書社例各抄所有之書相易則可六曰薦牘凡人投契各有誼分標榜樹私乃門戶中籠絡之術吾黨而固妄能爲此至醫關人命師長生徒尤不敢妄舉况有言不信亦無可舉處七

曰晏會病不能久坐優劇素所痛惡觴政爭呶多致
生釁背其所不堪八曰貨財之會親知嫌隙大約開
貨財而銀會事非一人期非一日吾見始終無言者
鮮矣况力實不勝其能免乎凡有告急但諒已力所
及有則贈之無則辭焉若必以會相强及居間借當
之屬斷然不能九曰與講會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何
講之有凡此三畏九不能友朋間有知其大半者有
知其一二者有全不知者但一不知而觸焉必因之
得罪矣故不敢不布

壬子除夕示訓

吾自讀浦江鄭義門規範卽慨然慕之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爲法於一家可傳於後世我未之能逮也願與吾子孫共存此志期於必成度其規制法度之全勢不能猝備當以漸爲之而其根本大要不可緩者四先與妻子諸婦立約相勉其共聽焉

一曰敬順凡爲妻者必敬順其夫爲子者必敬順父母爲弟妹者必敬順兄嫂及姊爲姪者必敬順伯叔爲幼婦者必敬順長婦如此則孝弟之道成矣中心敬順外間言語呼揖行坐作爲無不敬順卽如行坐

一節吾毎見兄立而弟自坐夫立而妻自坐長婦立
而幼婦自坐傲然自由毫不肅恭起立此雖小節實
即不敬順之心所發也今後推此戒之
一曰無私大凡人家分爭兄弟不和其端必始於妯
娌婦人小見只要自好自管後來自做私房不知你
要自好誰人肯讓你獨好一人要便宜大家要便宜
一人存私大家去存私自然兄弟不和不能同居矣
我今告祝諸子媳婦第一要斷絶此一點惡念頭不
可分此疆彼界一應器物大家用大家收拾愛惜有
僮婢大家使與大家教訓炤管飲食大家分嘗大家

收藏出客凡貨財產業一進一出必稟命於尊長不得擅自主張若有欺父母瞞公婆私藏器物私造飲食私護僮婢私置田產私放花利私自借債徵會等此是第一不孝查出即行重責離逐大凡妯娌不睦必有小人從中搬鬬是非其所以搬鬬者皆因此疆彼界各房人各要獻媚於家主說別房不好以見其忠家主反道他護家曲爲庇蔭以致不解今大家不分爾我便永無此弊或有言語可疑便當告之尊長登時對會明白不可存留胸中此輩自無所容其閒矣

一曰勤儉每日雖無大事必要早起晏眠家長早起晏眠卑幼誰敢貪懶上人早起晏眠下人誰敢貪懶早起晏眠一曰抵兩日吾目中所見敗家子破落戶無不晏起早眠者不可不戒也至於勤而不儉雖有亦立盡子孫繁多衣食艱難今當事事節縮如食不必兼味衣用紬布勿好綾羅繡緞及金珠無益之物

一曰去邪凡聽信邪說則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必無恩情必無禮義師尼老佛誘引唆鬬其害無窮布施騙財乃其小者也今吾家子孫婦女不論老少不許燒香念佛并不許喫觀音三官準提斗七等齋僧尼

老佛不許往來凡一應冠昏喪祭行禮不許用僧道及陰陽禁忌阿婆經妄言禍福則自然邪不勝正和氣致祥矣其共聽而勉守之壬子除夕恥齋老人書

甲寅鄉居偶書

某迂戾無狀屢獲罪於賢豪循省愆尤兩儀充塞而硜硜之性頑不可改必將蹈國武之轍用是屏跡丘樊不復涸厠里黨所冀知交待以豫之遠方終身不齒之例愛我者譬某浪遊未返瘖言雖渺箋札可通見惡者譬某已爲異物不見其人亦將置之不校則恩怨可以胥忘是非可以不論江湖浩浩放此餘生皆長者之賜也城市義既不入村中亦無禮數見賓倘猶以徃返驅使相責有斷不能奉命矣謹拜陳白伏冀慈諒

戊午一日示諸子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如是故天下生日之可慶者不多有也不多有而慶之也乃宜此終身不當慶之例也況文端云古者以八十爲下壽近世乃有慶七十者文端萬曆間人其言猶如此然則世俗縱不能行程子之說亦當俟七十以上乃可夫謂之慶者以其難得而得故足慶也使六十以下而慶焉是以宜短命詛之也非慶也此六十以下不當慶之例也然此皆泛論也在吾今日則更有所不可者吾遺腹孤

也父歿四月而始生墮地之日即襁衰麻生母抱孤
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三歲而嫂亡已而出嗣
考妣祖妣相繼奄棄十三歲本生母又卒母年僅三
十七耳計自始生至十五歲未嘗脫衰絰視他兒衣
綵繡曳朱履如袞舄之不易得人世孤苦無以加此
每一追憶未嘗不心傷涕溢也平生未嘗一會親朋
奉觴拜二人壽而身受子女族屬姻戚交遊之娛樂
母年不能及四十而幸已之五十爲榮以父喪母哭
之日爲置酒張樂之辰其可乎不可或謂吾遭多難
厥宗幾覆今幸而爲不食之果斯可慶也若是則其

不可也滋甚人固有以生爲重者亦有重於生者以生爲重吾幾當死而不死則自戊亥以後無日不宜慶也何待五十如其有重於生也則偷息一日一日之恥也世有君子聞之曰夫夫也何爲至今不死也則其僇辱於鈇鉞又何慶之有故爲吾計惟有閉門深匿以木葉敝身以泥水亂迹如世間未嘗有我者斯得耳使以辱身苟活者爲賢而慶之將置夫年不滿三十義不顧門戶斷脰飛首以遂其志義者於何地也此吾終身不當慶之義又有異乎他人者而六十以下之例又其小而不必言者也然此言不可告

於親朋不得已援世俗避生之例俗之避也以明謙
其下者以借費費吾素所不惜謙亦無所謙聊以釋
吾上下之痛而已凡親朋以壽盒祝儀來者愼勿受
雖以此得罪勿顧也汝等見長者但叩頭辭謝且稟
自吾語云良辰佳趣村酒野花奉諸先生杖履之歡
正復有日豈必沾沾此際觸其惡緒而益其督尤哉
諒諸先生愛我且憐其硜硜必不怪也

癸亥初夏書風雨巷

到此巷中屏絶𥨊數病不見客略不留臥經過游觀自來自去送迎應對一概求恕久坐閒談爾我兩誤可惜工夫各有本務知者無言怒亦不顧問我何爲木雕泥塑何求老人書

遺令

不用巾亦不用帽巾但取皂帛裹頭作包巾狀

衣用布或嫌俱用布太澁內襖子用紬一二件可也

貼身不必用綿斂勿以我斂伯父法亦用之小斂大

斂斂衾必須焙式

棺底俗用灰則土侵膚矣他物俱不妙惟將生楮揉

碎實鋪棺底寸餘然後下七星板爲佳斂後棺中空

隙之處以舊衣摡㦸爲妙然下身必不𣪍亦莫如成

塊生楮輕而且實凡未斂以前親族送生楮勿燒壞

帖子上稱呼但稱不孝子葢世俗孤哀分配之稱原

屬無理且有行不通處假如嫡母先亡而有後母乃
丁父艱則將如何稱孤子則傷嫡母稱孤哀則傷後
母此所謂行不通者也聞應士寅遺命一槩稱哀子
渠所據儀禮喪稱哀子哀孫入廟稱孝子孝孫然不
知哀子哀孫孝子孝孫皆祝史之詞非子孫自稱之
名也古人居喪豈有狀帖與人通者哉
故舊親友有作祭奠者力辭之止受香燭惟新親翁
勢必難辭須遣友致意雖作祭來斷不受也萬不得
已領其准奠二兩多至四兩四兩以上回之不受
客來弔者止子孫親人哭不必令僕婦等代哭且多

婦人哭聲亦非禮也

雖新親遠客富貴之客止用蔬菜不用酒肉以遺命告之可也力作之人不在此例

一月即出殯於墩村祖父墓之西壬山丙向三月即塟塟請萬吉先先生主其事

一月先作主粉乾待塟時題主虞祭如禮仍安几筵

年老大而無子理當娶妾但不許娶娼妓及土妓之屬

子孫雖貴顯不許於家中演戲

先君子終于癸亥八月十三日遺命紀年于廿六日之晨然中有散語則自七月來已書之矣男公宋泣血謹記

陶隴村先生文集卷八終